

簡牘日書文獻語言研究

張國艷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K877.54

71

C11-1

簡牘日書文獻語言研究

張國艷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簡牘日書文獻語言研究 / 張國艷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203-3418-1

I. ①簡… II. ①張… III. ①簡(考古)-語言學-研究-中國②《日書》-研究
IV. ①K877.54②B9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244567 號

出 版 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曲弘梅
責任校對 何又光
責任印製 戴 寬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發 行 部 010-84083685
門 市 部 010-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刷裝訂 北京君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1000 1/16
印 張 55.5
插 頁 2
字 數 826 千字
定 價 198.00 元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電話: 010-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凡 例

一、釋文來源。以整理者所釋爲底本，釋文、斷讀參照時賢的新出研究成果，也有個人意見；引用學者的考釋意見在注釋中予以說明或體現在參考文獻中（已取得到學界公認的考釋意見一般不注）。

二、例句錄寫。在不影響簡文理解的情況下，基於文字輸入和閱讀順暢的考慮，若非涉及必要字詞，釋文盡量從寬；合文、重文，一般直接寫出，另“是=”“僞=”“營=”“數=”等少數合文或重文形式的訓讀存在不同意見，照錄原文。存疑的隸定或釋讀字後加“?”。

()，表示前一字是通假字、異體字或古今字；

< >，表示前一字是訛誤字；

=，表示重文或合文；

□，表示簡文模糊或殘缺，無法補出的字；

▣，表示簡文殘損，殘缺字字數無法確定；

底紋文字，表示據殘筆參照文例補出的字；

【 】，表示簡文原有殘缺，可據文例補足的字；

『 』，表示簡文原有脫文，可據文例補足的字；

{ }，表示符號內的字爲衍文。

……，表示簡文節選而未全引或原簡文字漫漶不可辨。

三、來源標注。一般於例句後用下標形式標寫“文獻簡稱+簡號”，簡號用阿拉伯數字表示；簡文若分欄書寫，遵循原著錄在簡號後用“壹、貳、叁”等大寫數字或“上、(中)、下”標示欄次。少數於期刊中公佈的散見日書釋文，例句後用下標形式標寫“文獻簡稱+文獻來源”；若有簡號，則一併標注。所引例句，若出自編號不同的簡牘，爲簡文連貫之目的，將簡號移至例句末標注：簡號前後相連，簡號間用

“—”表示；簡牘爲研究者綴合，簡號不相連屬，簡號間用“+”表示。整理者所編簡號，經研究者重新綴連，採用研究者的標注方式，即據簡文所處簡的位置，在原簡號後綴以 A、B、C 等字母。

日書例句出處與簡稱情況：

《九店楚簡》《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	九店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簡牘合集〔壹〕》《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貳）》	睡虎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	睡甲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	睡乙
《關沮秦漢墓簡牘》《秦簡牘合集〔叁〕》《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叁）》	周秦
《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	王
《天水放馬灘秦簡》《秦簡牘合集〔肆〕》《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肆）》	放
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	放甲
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	放乙
《北京大學藏秦代簡牘書迹選粹》	北秦
《江陵嶽山秦墓》《秦簡牘合集〔叁〕》《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叁）》	嶽山
《敦煌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	敦煌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居延漢簡補編》	居漢
《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居延新簡釋校》《居延新簡集釋》	居新
《額濟納漢簡》《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	額
《漢簡〈日書〉叢釋》《敦煌懸泉漢簡釋粹》	懸泉
《武威漢簡》《漢簡綴述》	武威
《阜陽雙古堆漢簡數術書簡論》《阜陽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編》	阜陽
《江陵張家山漢墓竹簡概述》《介紹近年江陵張家山出土的西漢簡書》	張 M249

《虎溪山一號漢墓葬制及出土竹簡的初步研究》《沅陵虎溪山漢簡選》	虎
《西安杜陵漢牘〈日書〉“農事篇”考辨》	杜陵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	港
《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	孔
《印臺墓地出土大批西漢簡牘》	印臺
《肩水金關漢簡〔壹〕》《肩水金關漢簡〔貳〕》《肩水金關漢簡〔叁〕》	金關
《水泉子漢簡初識》	水
《北大漢簡——填補歷史空白的佚本》《北京大學藏秦代簡牘書迹選粹》	北漢
《湖北隨州市周家寨墓地 M8 發掘簡報》	周漢

日書文獻專業性強，該類語料的語言研究具有跨學科性；日書文獻研究成果豐富，受個人見識和能力所限，本研究對已有成果的抉擇有疏漏、不當之處。請各位專家不吝賜正，以助我糾正錯失，彌補不足。

本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簡牘日書文獻語言研究”（項目編號 10YJCZH215）的結項成果，並受到濟南大學出版基金支持，特此致謝。

目 錄

緒論	(1)
一 “日書”的界定	(1)
二 簡牘日書語料介紹	(14)
三 簡牘日書研究現狀	(35)
四 簡牘日書語言研究意義	(42)
第一章 簡牘日書數術術語匯釋	(66)
第一節 神煞名稱	(76)
一 建除值神	(77)
二 叢辰值神	(84)
三 擇日神煞	(89)
四 福崇神煞	(128)
第二節 時日禁忌詞語	(189)
第三節 數術原理詞語	(206)
第二章 簡牘日書同義詞研究	(225)
第一節 簡牘日書同義詞的構成	(240)
一 名詞類	(240)
二 動詞類	(298)
三 形容詞	(351)
第二節 簡牘日書同義詞音節分類梳理與分析	(361)
一 簡牘日書同義詞構成狀況反映了複音詞的發展趨勢 ...	(361)
二 複音詞與同義單音詞多存在關聯	(370)
第三節 簡牘日書同素異序同義詞梳理與分析	(372)
一 共現同素異序同義詞	(374)

二	獨現同素異序同義詞	(383)
三	簡牘日書同素異序詞的使用	(417)
第四節	簡牘日書歷時替換同義詞梳理與分析	(427)
一	已有研究成果舉例	(427)
二	簡牘日書歷時替換同義詞的分佈	(433)
三	簡牘日書同義詞歷時替換原因臆測	(444)
第三章	簡牘日書歷時異文的語言學觀察	(452)
第一節	簡牘日書歷時異文中的詞彙現象	(455)
一	詞語替換	(455)
二	詞義變化	(498)
三	新詞產生	(507)
第二節	簡牘日書歷時異文中的語法現象	(510)
一	代詞“是”的衰落	(510)
二	助詞“之”的衰落	(511)
三	動詞、副詞“毋”的通行	(513)
四	介詞“於”的衰落	(514)
五	“復”語法意義的增強	(519)
第三節	簡牘日書歷時異文中的文字現象	(521)
一	形聲造字的發展	(521)
二	追求漢字形體的表意性	(523)
第四章	簡牘日書詞彙應用研究	
——	從對《大詞典》的修正角度	(540)
第一節	辭書收詞釋義原則概述	(540)
一	關於收詞	(540)
二	關於義項	(543)
三	關於書證	(544)
第二節	簡牘文獻對辭書的訂補作用研究概述	(546)
一	取得的成績	(546)
二	存在的不足	(550)
第三節	簡牘日書文獻對辭書的訂補	(562)

一 提前書證	(562)
二 增補書證	(684)
三 增補詞義	(705)
四 修訂義項	(739)
五 增補詞目	(755)
主要參考文獻	(820)
附錄	(840)
一 睡簡日書篇章秦、楚系歸屬	(840)
二 散見簡牘日書釋文	(848)
後記	(879)

緒 論

一 “日書”的界定

“日書”一詞，包括日書這種古書類，傳世文獻均未見，為考古新發現。“日書”書題首見於睡虎地 M77 漢簡^①，北大西漢竹書也發現了自題為“日書”的文獻^③；此外，孔簡有疑似“日書”書題^④。截至目前，已知自題為“日書”的簡牘共計 3 批，疑似 1 批。

秦漢時期“乃一鬼神數術之世界”^⑤，《漢書·藝文志》“六略”中有數術略，選擇時日或占測時日吉凶是數術略的重要內容，“《史記》有《日者列傳》，《論衡》對當時的各種擇日行為作過批判，足見選擇

① 睡虎地 M11 秦墓出土了兩種《日書》，為便於區別，整理者分別將之稱為《日書》甲種、《日書》乙種；“日書”書題位於《日書》乙種最後一枚簡的背面。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雲夢縣博物館：《湖北雲夢睡虎地 M77 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8 年第 4 期。

③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文物》2011 年第 6 期。

④ 孔簡整理者指出“兩冊簡及木牘原無篇題，日書、曆日和告地書是整理者擬定的”。後李零先生提及“孔家坡漢簡《日書》，經紅外線處理，也發現了自題，同樣叫‘日書’。”文後注釋說明，這是日本學者森和在“出土數術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披露的。見李零《視日、日書和葉書》，《文物》2008 年第 12 期（森和將此次研討會發言內容整理成《從離日與反支日看〈日書〉的繼承關係》一文，發表於簡帛網 2008 年 8 月 22 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62](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62)），其中未提及孔簡發現“日書”篇題）。之後，晏昌貴先生又提及孔簡有疑似與“日書”標題有關的記錄，見《簡帛〈日書〉的發現與研究》，載陳鋒主編《中國經濟與社會史評論（2011 年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 頁；又《日書“艮山·離日”之試解》，《周易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⑤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10 頁。

時日吉凶的數術在戰國秦漢時期早已十分流行。”^① 百年來出土簡牘有百餘批 30 餘萬枚，簡牘文獻數量豐富，出土地域廣泛，記載內容龐雜，一定程度上呈現了戰國秦漢乃至魏晉時期的社會生活實景。反映戰國秦漢時期擇日習俗的簡牘文獻——《日書》也頻見出土。

“日書”書題出土以前，西北漢簡中已零星出土了日書類簡牘，且因其內容特別受到關注，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考釋部分單列“術數類”，《武威漢簡》將這類簡牘歸入“日忌雜占”。不過類別特徵明顯、數量龐大的西北大宗屯戍簡牘中的日書類簡牘終因數量少，內容單薄，在流行廣、影響大的簡牘整理研究資料中雜於其他簡牘中而未能單列成類。

“日書”書題出土以後，日書類簡牘多有發現，但直至 2006 年睡虎地漢簡、2009 年北大西漢竹書中才又復見“日書”書題，所以在此期間或之後出土的數量衆多的其他日書類簡牘的命名與歸類整理，是研究者據簡牘內容，經與睡簡《日書》或傳世選擇類通書對照而確定的。各批次簡牘的發掘報告或資料公佈、整理成果中自稱有日書文獻的簡牘依時間先後排列有：1 睡虎地秦簡（1976^②）^③、2 定縣漢簡（1981）^④、3 花果山漢簡（1982）^⑤、4 阜陽漢簡（1983）^⑥、5 九店

① 陳偉主編，彭浩、劉樂賢、萬全文等著：《秦簡牘合集〔壹〕》，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9 頁。

② 簡牘材料後所標的時間，是發掘報告、發掘簡報、簡牘材料介紹等期刊論著以及其他公開發表的媒介形式中，最早公佈該批簡牘有日書內容的時間。下同。

③ 季勤：《雲夢睡虎地秦簡概述》，《文物》1976 年第 5 期。孝感地區第二期亦工亦農文物考古訓練班：《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 年第 6 期。

④ 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定縣 40 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1981 年第 8 期。

⑤ 李洪甫：《江蘇連雲港市花果山出土的漢代簡牘》，《考古》1982 年第 5 期。此前李洪甫先生亦提及其中有類似睡虎地秦簡中屬於曆忌一類的《日書》，見《連雲港市花果山出土漢代簡牘試釋》，載《1980 年江蘇省博物館學會、考古學會成立大會學術論文集》第三冊，油印本。

⑥ 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83 年第 2 期。

楚簡 (1984)^①、6 張家山 M249 漢簡 (1985)^②、7 放馬灘秦簡 (1989)^③、8 張家山 M327 漢簡 (1992)^④、9 王家臺秦簡 (1995)^⑤、10 尹灣漢簡 (1996)^⑥、11 懸泉漢簡 (1998)^⑦、12 周家臺秦簡 (1999)^⑧、13 嶽山秦牘 (2000)^⑨、14 馬王堆帛書 (2000)^⑩、15 孔家坡漢簡 (2000)^⑪、16 香港中文大學漢簡 (2001)^⑫、17 杜陵漢牘 (2002)^⑬、18

① 《江陵九店磚瓦廠楚墓的發掘》，載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考古大事記》，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1 頁。

②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85 年第 1 期。張家山漢墓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 年第 1 期。

③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區文化館：《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漢墓群的發掘》，《文物》1989 年第 2 期。

④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兩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92 年第 9 期。按：該文將墓葬編號記作 M127，其他介紹該墓葬的論著多作 M327。從發掘時間看，當為 M327。

⑤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

⑥ 連雲港市博物館：《江蘇東漢縣尹灣漢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96 年第 8 期。

⑦ 何雙全：《漢簡〈日書〉叢釋》，載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簡牘學研究》第 2 輯，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51 頁。

⑧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清理簡報》，《文物》1999 年第 6 期。

⑨ 湖北省江陵縣文物局、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嶽山秦漢墓》，《考古學報》2000 年第 4 期。

⑩ 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式法〉釋文摘要》，《文物》2000 年第 7 期。此前也有相關論述，如周世榮先生認為隸體《陰陽五行》大致分為 10 個單元，類似一般占書。見《略談馬王堆出土的帛書竹簡》，載長沙馬王堆醫書研究會編《馬王堆醫書研究專刊》第 2 輯，湖南中醫學院 1981 年版，第 42 頁。陳松長先生將《陰陽五行》歸入“數術類古佚書”，參照睡簡、放簡中的《日書》，對《陰陽五行》作了介紹。見《帛書〈陰陽五行〉與秦簡〈日書〉》，載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 2 輯，法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8—147 頁。

⑪ 張昌平：《隨州孔家坡墓地出土簡牘概述》，《古代文明研究通訊》2000 年第 6 期。

⑫ 陳松長：《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2001 年版，第 18—51 頁。

⑬ 張銘治、王育龍：《西安杜陵漢牘〈日書〉“農事篇”考辨》，載周天遊主編《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9 輯，三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7—113 頁。

虎溪山漢簡（2003）^①、19 上博簡（2004）^②、20 嶽麓秦簡（2008）^③、21 睡虎地 M77 漢簡（2008）^④、22 印臺漢簡（2009）^⑤、23 水泉子漢簡（2009）^⑥、24 北大漢簡（2009）^⑦、25 北大秦簡（2010）^⑧、26 浙大楚簡（2011）^⑨、27 周家寨漢簡（2014）^⑩、28 夏家臺楚簡（2016）^⑪。

隨着對日書認識的深入，研究者發現 1976 年以前出土的西北屯戌

① 懷化市文物處、沅陵縣博物館：《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 1 期。

②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 2004 年版，第 405 頁。

③ 龍軍：《嶽麓書院搶救性回購一批流落海外秦簡》，《光明日報》2008 年 4 月 20 日第 002 版。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雲夢縣博物館：《湖北雲夢睡虎地 M77 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8 年第 4 期。

⑤ 鄭忠華：《印臺墓地出土大批西漢簡牘》，載滕壬生主編《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4—208 頁。

⑥ 盧偉山：《永昌水泉子漢墓出土一批重要文物》，《蘭州晨報》2009 年 2 月 27 日第 A08 版；國家文物局：《甘肅永昌水泉子漢墓》，載滕壬生主編《2008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4 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永昌水泉子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第 10 期。

⑦ 2009 年 11 月 5 日北京大學舉辦“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情況通報暨座談會”最早披露這批竹簡有日書類選擇文獻，韓巍、陳侃理先生於座談會後發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情況通報暨座談會》通報了這次座談會的情況。多家媒體也發文報道，如王慶環《北京大學收藏珍貴西漢竹書》，《光明日報》2009 年 11 月 6 日第 2 版；錢冶《北京大學首次公佈校藏西漢竹書》，《中國文物報》2009 年 11 月 6 日第 2 版；劉昊《3300 餘枚西漢竹書入藏北大》，《北京日報》2009 年 11 月 7 日第 6 版。

⑧ 2010 年 10 月 24 日北京大學舉辦“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情況通報暨座談會”最早披露這批竹簡有日書類選擇文獻，叢欣先生於座談會後發表《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情況通報及座談會召開》通報了這次座談會的情況，見《北京大學學報》2010 年第 6 期。多家媒體也發文報道，如王慶環《北京大學獲贈珍貴秦簡牘 對秦代認知大為擴展》，《光明日報》2010 年 10 月 25 日第 5 版；張偉《北京大學獲贈珍貴秦簡牘：對秦代認知大為豐富和擴展》，《中國文物報》2010 年 10 月 27 日第 1 版。

⑨ 曹錦炎主編：《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31 頁。

⑩ 張真真、張俊、劉翠萍：《曾都新出土一批漢代竹簡》，《湖北日報》2014 年 10 月 15 日第 10 版。

⑪ 海冰、王夢親：《荊州戰國楚墓出土竹簡〈詩經〉》，《湖北日報》2016 年 1 月 28 日第 15 版。

簡牘如居延漢簡、敦煌漢簡等，以文獻簡為主的武威漢簡等簡牘中，也散見有日書內容，並開展了釋文解讀或資料整理工作^①。

日書文獻雖然先秦已然存在，但近年才始露面目，是一種既古老，又年輕的文獻形式。研究者對其細節的界定存在不同。現將研究者的觀點羅列如下：

饒宗頤：“日書者，當是日者所用以占候時日宜忌之書。”^②

睡簡整理者：《日書》的主要內容是選擇時日，其他如房屋的佈

① 如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林劍鳴《從放馬灘〈日書〉（甲種）再論秦文化的特點》，載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3頁；胡文輝《居延新簡中的〈日書〉殘文》，《文物》1995年第4期；何雙全《漢簡〈日書〉叢釋》，載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簡牘學研究》第2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1頁；魏德勝《居延新簡、敦煌漢簡中的“日書”殘簡》，《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第1期；謝桂華《西北漢簡所見祠社稷考補》，載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2004》，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71頁；羅帥《河隴秦漢日書初探》，簡帛網2006年8月2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92）；陸平《散見漢日書零簡輯證》，碩士學位論文，南京師範大學，2009年；曾磊《居延漢簡“車祭”簡所見出行占色》，《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2期；方勇《讀〈肩水金關漢簡（壹）〉小札（二則）》，簡帛網2013年6月1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859）；張志傑《敦煌漢簡書籍類文獻整理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蘭州大學，2014年；伊強《〈肩水金關漢簡（貳）〉綴合一則》，簡帛網2014年6月16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32）；高一致《讀〈肩水金關漢簡（叁）〉筆記（二）》，簡帛網2014年8月23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60）；孫占宇《居延新簡數術殘簡再探》，載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甘肅簡牘博物館編《簡牘學研究》第5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1—232頁；白軍鵬《秦漢簡牘所見日書相關問題考察》，載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2013》，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150頁；常燕娜《居延書籍簡分類整理與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15年；程少軒《〈肩水金關漢簡（叁）〉數術類簡牘初探》，載楊振紅、鄧文玲主編《簡帛研究2015秋冬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141頁；姚磊《〈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七）》，簡帛網2016年12月2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87）。也有研究者從醫學等其他題材為主的簡牘中鉤沉日書語料，如何雙全先生認為武威醫簡簡90甲、乙為日書殘簡，“增補了漢代《日書》的內容”。見《簡牘》，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頁。

② 饒宗頤：《日書研究的意義》，載饒宗頤、曾憲通《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頁。

局、井、倉、門等應該安排在什麼地方才會吉利，遇到了鬼怪如何應付等等，也是重要內容^①。

鄭剛：對日書的理解有兩個層次，其表層是其實用目的，是擇日之術；而其深層則是擇日的原理。日書不完全是按日排列的擇日術，擇日之術有完全不同的來源，日書的吉凶判斷不全是擇日，還有形法，根據表層確定其性質極為危險^②。

蒲慕州：日書是日者所用的占測時日之書，不過《日書》並不是一部完整的“書”，而是一些個別篇章的集結^③。

李零：日書是古代擇日書的一種，把各種舉事宜按曆日排列，令人開卷即得，吉凶立見，即使沒有受過訓練的人也很容易掌握，這種書在古代很流行，從戰國秦漢一直到明清，傳統從未斷絕，在民間影響更大，是早期的“黃曆”。^④ 日書講吉凶宜忌，一定要具體到日，專門講日，才叫“日書”。現存日書，“除選擇時日，還旁及星占、式法、風角、五音、納甲、十二聲、六呂六律、卜筮、占夢、相宅，以及厭劾祠禳，它還試圖打通各類數術”，日書的選擇事項，簡直無所不包，凡是日常生活可能涉及的方面，都可以裝進這個體系，它是一種“日常生活的百科全書”，不光講時間，也講空間^⑤。“日書是類名，不是專名”^⑥。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9 頁（該書 1990 年初版，2001 年重新整理再版，與初版略不同；本書所引，均出自 2001 年重印版）。

② 鄭剛：《論睡虎地秦簡日書的結構特徵》，《中山大學學報》1993 年第 4 期。

③ 蒲慕州：《睡虎地秦簡〈日書〉的世界》，載臺灣史語所集刊編輯出版部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93 年第 62 本第 4 分，第 623 頁。

④ 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東方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3—46 頁（該書人民中國出版社 1993 年初版，2001 年東方出版社修訂再版。李零先生在修訂本前言中提及原書“錯字太多，流毒太廣”；本書所引，均出自修訂本）。

⑤ 李零：《視日、葉書和日書》，《文物》2008 年第 12 期。

⑥ 李零：《秦簡的定名與分類》，載陳偉主編《簡帛》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 頁。

劉樂賢：《日書》是古代數術學中的擇日類書籍，是古代選擇通書，“《日書》的內容首先可以分為擇日部份和非擇日部份。擇日部份是《日書》的主體，非擇日部份則是一些附屬材料。”^①《日書》以選擇或占測時日吉凶為主，還包括一些別的涉及日常活動的數術方法，具有雜抄或彙編當時各種日常趨吉避凶方法的傾向，與後世流行的選擇通書性質相近^②。

曾憲通：日書本是古代日者用來占候時日宜忌、預測人事休咎、以教人如何避凶趨吉的曆書，帶有相當濃厚的數術色彩^③。

工藤元男：《日書》是“以占卜為職業的日者所用的書籍”^④。

胡平生：“《日書》是查詢歲月時日的吉凶宜忌之書，較利用龜甲、蓍草、式盤等各種占卜器具都來得簡便明瞭，似為秦漢時民間流行的指導日常行為的工具書。”^⑤

吳小強：專司卜測時日吉凶的日者所使用的工具書即《日書》，“《日書》是流行於戰國秦漢時期社會中下階層的一種日常生活生產手冊，主要用於推擇時日、卜斷吉凶，從而使人們達到趨吉避忌、得福免災的目的。”^⑥

王子今：“《日書》是選擇時日吉凶的數術書”^⑦。

何雙全：《日書》按字義理解，就是有關選擇日子的書，有點像現

①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426頁，第418頁。

② 陳偉主編，彭浩、劉樂賢、萬全文等著：《秦簡牘合集〔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49頁。

③ 曾憲通：《選堂先生與荆楚文化研究》，載饒宗頤主編《華學》第2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頁。

④ [日] 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廣瀨薰雄、曹峰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頁（該書1998年日本創文社初版，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譯本；本書所引，均出自中文譯本）。

⑤ 胡平生：《阜陽雙古堆漢簡數術書簡論》，載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4輯，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2頁。

⑥ 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嶽麓書社2000年版，第13—14頁。

⑦ 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在流行的老黃曆；但比老黃曆要複雜得多，《日書》應是老黃曆的始祖。古人選日子的概念商周甲骨文中已有反映，春秋戰國時期盛行，且漸有體系，《日書》就是物證。戰國至秦，又有了專門從事這項工作的專業人員“日者”^①。

晏昌貴：《日書》是古代日者選擇時日、占斷吉凶的實用手冊，類似現今仍在港臺地區民間流行的通書或黃曆；《日書》文本結構的一個基本特徵，是以天文曆法為經，以生活事件為緯；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觀察，《日書》以“時”序“事”，將人事附着於天文，是我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體表現；其占卜的內容，可以用“生老病死，衣食居行”八個字來概括^②。

呂亞虎：《日書》流行於社會中下層，是一種便捷的，與日常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術數手冊；主要用於推擇時月、占斷吉凶，從而使人們達到趨吉避凶、求福免災的目的^③。

孫占宇：“日書為日者所操之工具書，這是學界的一致看法。……日者‘占候卜筮’的對象其實十分廣泛，非僅時日吉凶。……秦漢時期‘日書’是一個較為寬廣的概念，凡與百姓生活相關的占卜術、厭禳術、祝由術及其他數術皆可歸入其中，若僅從字面上將‘日書’理解為擇日之書，恐怕與當時的實際情況不符。”^④“秦漢時期‘日書’與後世流行的選擇通書性質相近，凡與人們生活相關的占卜術、厭禳術、祝由術及其他數術皆可歸入其中，並不局限於字面意義上的‘擇日之書’。”^⑤

以上諸家將日書或理解為擇日之書，或理解為日者所用擇日之書，

① 何雙全：《簡牘》，敦煌文藝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36 頁。

② 晏昌貴：《簡帛〈日書〉與古代社會生活研究》，《光明日報》2006 年 7 月 10 日第 11 版。

③ 呂亞虎：《戰國秦漢簡帛文獻所見巫術研究》，科學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 頁。

④ 張德芳主編，孫占宇著：《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概述》，甘肅文化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 頁。

⑤ 陳偉主編，孫占宇、晏昌貴著：《秦簡牘合集〔肆〕》，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 頁。